



满坡满梁柠条花

□王永生



虽已过了雨水节气，晋西北仍是春寒料峭，残留的冬雪覆盖在平川上、二道河上、大窰山上，映着瓦蓝高远的天。回古城角村的县级公路，除了载着煤炭呼啸而过的重型卡车，几乎很少有别的车辆。车从小河头镇拐弯，一条平整的水泥路，两边满坡满梁的柠条依旧绵延着。

我们村庄的名字，叫古城角。名字里有“城”，有“角”，听起来该有些峥嵘的气象，也确是辽金时期古武州城的一角。可那时候，它只是风沙嘴边一块将化未化的干粮。田地被沙丘一口口吞噬，村前那条河，早已没了踪影，只留下一道干裂的、张着“嘴”的伤疤。白天点灯，夜里风声不断，是常事。

直到有一天，村里来了几个穿着体面的人，听说是北京清华大学的先生。为首的那位，人们叫他张教授。他站在最高的沙梁上，看了很久，最后对面色黑黄的村人说：“这沙再不治，十年，不，或许用不了十年，这里就再也留不住人了。”

话很轻，落在地上，却比沙石还重。肚子饿起来，谁还管十年后？人们依旧去刮地皮，把沙生植物即将枯死的根茎接回来，塞进灶膛，换一缕短暂而虚弱的暖意。然而很快风沙又来了，它来得更勤、更猛了。终于，村庄像一棵被蛀空的老树，再经不住一场风雨。搬迁那日，我伏

在父亲瘦骨嶙峋的背上，回头望了一眼。我们的村子，矮矮地趴在无边的黄沙里。

村子的新址在高处的梁上，向阳，冬日整个村庄被阳光照着，也还舒适暖和。就怕春天刮大东风，沙丘仍旧紧追着不放，人们的心悬着，不知道下一次风沙，又会把我们赶向何方。西坡上细沙垒起的沙堆有十几米高，娃娃们丝毫不理会大人的愁苦，一遍遍从顶上滑下。大人们开始种树，杨树、柳树、榆树……春天栽上一株苗，秋天只能当柴烧。活下来的几株，也蔫头耷脑，成了长不大的“小老头”。希望像旱地里的水，渗下去，就没了踪影。

转机，是从一把种子开始的。那是一个傍晚，劳动模范刘大润从县里开会归来，没进家门，径直冲到村中的井台边，大家正聚集着担水，她脸上泛着光，是从心底里透出来的亮。她小心翼翼地兜出一个小布包，层层打开，手心躺着一小把红色的、细小的种子。“瞧，柠条！”她的声音因激动而发颤，“县里给的，说这东西，是治沙的‘神草’！根能扎几丈深，秆子不怕旱，牲口能吃，还能固住沙！”

神草？人们围拢上去，看着那毫不起眼的籽粒，眼神里满是怀疑。这小小的东西，真能斗得过那吞天噬地的黄沙？

信不信，总得试试。当时已经上小学的我，亲眼见证了这场战斗。第二年开春，地刚化冻，县拖拉机站四台“东方红”链轨式拖拉机开进了东西两梁的沙地。铁犁翻开沉睡的沙土，新鲜的、潮湿的土腥气漫出来。那“突突”的轰鸣，第一次盖过了风声，像沉重的心跳，敲打着每个人的胸膛。全村男女老幼在林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，抢在雨季前挖窝点种柠条。大人们沿着等高线，挖出整齐的土窝，像给大地钉上一排排纽扣。而我们这些孩子，被赋予了一项庄严的任务——种柠条。

种子分发到手里，红红的，躺在掌心，微微有些扎。我学着大人的样子，小心翼翼地，在每个土窝里点上三五粒，再用指尖轻轻拨上些沙土，像给初生的婴儿盖上襁褓。那一刻，心里生出一种郑重的感觉。这埋下去的，不是种子，是一个渺茫的、关于绿色的梦。

点种只是开始。最苦的是浇水。水从几里外的井里拉来，金贵得像油。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，成了运水的主力。每天放学后用稚嫩的双肩挑起小柳尖水桶，去给柠条苗浇水。扁担压在肩上火辣辣地疼。水桶随着步子摇晃，溅出的水花打湿了裤腿，凉意瞬间又被体温和烈日蒸干。一趟，两趟，三趟……肩膀由疼到麻，最后没了知觉，只是机械地迈步。眼前是无边无际的土窝，像大地干渴的嘴巴，怎么也喂不满。有累极的孩子，瘫坐在沙地上哭起来，不是为疼，是为那仿佛看不到头的、令人窒息的“无穷无尽”。但没人说放弃。大人们默默地挑着更重的水桶，走在前面。他们的背影被夕阳拉得很长，弯着，却透着一股石头般的坚硬。我咬咬牙，撵上去。清冽的水，从瓢里倾泻而出，渗入沙土，发出“滋滋”的轻响，像土地在吮吸。那一刻，肩上的疼痛好像也轻了些。

等待萌芽的日子，焦灼而漫长。我们每天都要跑去看，趴在地上，眼睛瞪得发酸，也看不出什么动静。沙地还是那片沙地，枯燥、绝望。直到一场夜雨过后，清晨，有人发了疯似的喊起来：“出来了！出来了！”

我们蜂拥过去。只见那褐色的土窝边沿，竟顶出了一点点、针尖似的嫩黄！那样柔弱，那样微小，在广袤的、凶悍的黄沙背景下，简直像一个幻觉。可它们是真的。几天工夫，嫩黄抽成了鹅黄，又舒展成一片片青绿的、羽状的细叶。风来了，它们紧紧地贴着地皮，颤抖着，却不折断。一种近乎狂喜的情绪，野火般在村里蔓延。我们这些孩子，浇水浇得更勤了，仿佛自己多挑一担水，那些小苗就能快一点长成抵挡风沙的城墙。

后来，事情就好似柠条的根，一旦扎下，便势不可当了。20世纪70年代，“三北防护林”的风吹到了这里。我永远记得那一天，巨大的、轰鸣的“铁鸟”第一次掠过村庄的天空，像一只神气的巨鹰。它飞过之处，天空便降下一场棕红色的“雨”。那是拌了药的柠条籽，被飞机均匀地撒播在更远的、人力难至的沙海深处。我们仰着头，张着嘴，看着这现代神话般的景象，第一次清晰地感觉到，自己那挑水点种的努力，身后连着一个多么庞大而有力的国家。

时光，是以柠条开花的节奏流淌的。不知从哪一年起，春风拂过，沙梁不再是单调的灰褐，而是浮起一层朦胧的、娇嫩的黄绿。再后来，那黄绿便汹涌起来，变成一片片、一重重灿烂的金黄。柠条花开了。

那花开得泼辣，不矜持，一串串，一簇簇，挤满了带刺的枝条。当微风拂过，簇簇柠条随风摇曳，金黄的花在灰绿的枝条上起伏，远看，仿佛给连绵的沙丘披上了巨大的、金线织就的毯子。风里那清涩的苦

香，也变得浓郁、甘甜起来。它引来了蜜蜂，嗡嗡嗡嗡，像给这寂静的土地配上了欢快的弦乐；操着南腔北调口音的养蜂人将蜂箱安置在柠条丛中；也引来了久违的鸟雀、野鸡、狐狸、獾，这些记忆中几乎绝迹的生灵，又悄悄回到了柠条林的深处。

村庄，活了。我们这些当年的孩子，也在这花开花落里长成了大人，又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老。生活被柠条细细地编织起来。秋天，我们打下的柠条籽，能换来一年的油盐；它的枝条，能编筐织篓，能造纸，能当柴烧；它的叶子，是羊群春天里救命的“口粮”。沙被牢牢锁住了，河床里重新渗出了水，庄稼的亩产，从几十斤翻到了几百斤。家园，终于不再是风中飘摇的烛火。

我缓缓走向那片我曾浇灌过的柠条林，几十年过去，它们已长得齐胸高，枝条遒劲，盘根错节，深深地抓住大地。我抚摸着那粗糙的枝条，像握住了一位老伙计筋骨嶙峋的手。我的祖辈们把一生都交给了这场与风沙的漫长角力，最终长眠于此，与柠条为伴。

给父母烧罢纸钱，往村里方向走。柠条地里的雪仍有一尺厚，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，风中传来的，不再是鸣咽，而是柠条温柔的絮语。我忽然觉得，那位清华大学的张教授，当年预言里没说出的后半句，此刻，正由这漫山遍野的柠条，和这片土地上重新扎根的生灵，一起静静地诉说着：

风沙曾想抹去一个村庄，而人，以坚韧为种，以岁月为土，最终让家园在黄沙深处，开出了一朵最倔强的花。

我的脚步落在坚实的土地上，很稳，很安心。我知道，我的子孙，再也无需在风沙里“泅渡”那放学的三里路了。这路，已被柠条，和我们那代人的汗水与脊梁，彻底垫平了。



欸乃曲（双调）

丙午迎春

□何积石

花气推窗凝了神，山歌犹许梦成真。情深莫说事如幻，格物相从风在听。
无复吟来时洗尘，寻香芳径马逢春。扶摇不负世间味，便与梅花同美文。

母爱的感觉

□齐雨春

| | |
|---|---|
| 襁褓中 母爱是一种香甜的味道 懵懂的日子 留给我饥肠辘辘的记忆 母亲稀缺的乳汁 我总是吃不饱 是母亲用无穷无尽的泪水 低三下四的乞求 走村串巷的辛劳 为我换来赖以活命的奶水 成为储存在我生命源头里的 美味佳肴 | 为儿女一留再留 直到长出长长的绿毛 母爱是心里思念儿女 嘴上却说妈这一切都好 你们各忙各的吧 不要来回奔波 母爱是儿女来了催着快回家 儿女走时又站在小凳上 趴在窗口 瞧了又瞧 瞧了又瞧 |
|---|---|

| | |
|--|---|
| 孩童时 母爱是一首动听的歌谣 落日的余晖中 母亲讲述着凄美的故事 乡间的古道边 母亲哼唱着沧桑的岁月 尉迟恭靠忠勇打开金山六洞 有情人爱的银河搭起七七相会的鹊桥 还有二黄毛担水洗葡萄的 传说 | 母爱是儿女们不管和谁起了争执 一定是自家孩子对 一定是自家孩子好的 那份执拗 |
|--|---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|
| 母亲用这些 把隐忍 感恩 向善传扬 成为我最早受到的文化熏陶 | 母爱是孩子们哪怕有一点点进步 也要走家串户到处炫耀 恨不得第一时间让全世界知道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|

| | |
|--|---|
| 寒夜里 母爱是一束跳跃的火苗 油灯相伴 母亲为儿烹茶备饭 缝衣补袄 星月辉映 母亲为儿添柴加火 掖被遮脚 火苗一跳一跳 是母亲的爱心在不停闪烁 火苗越来越弱 是母亲的身体受到了过多的煎熬 多少次月升月落 多少回雄鸡啼晓 见证了母亲为儿女们付出的 无尽辛劳 | 母爱是佛像前虔诚礼拜真心祈祷 时常念叨儿女们人人身体强健 家家光景红火 期盼孙辈们早早成家立业 个个找到理想的工作 …… |
|--|---|

| | |
|---|--|
| 韶华易逝 岁月倥偬 不经意间 母亲已是八旬老人 可母亲对儿女的爱呀 却没有减少一丝一毫 | 吃着母亲颤颤巍巍端来的面条 骤然闻到母乳的芳香 久违的味道 听着母亲重复着千百次的陈年往事 仿佛听到当年那动人的歌谣 看着供在佛像前清烟袅袅的香烛 依稀看到母亲通宵的苦熬 窗前的火苗 |
|---|--|

| | |
|--|--|
| 母爱是儿子六十也是孩 总怕吃不好穿不暖 安排不好自己的生活 叮咛了又叮咛 嘱咐了又嘱咐 多少显得反反复复絮絮叨叨 | 此刻啊 用家乡的方言喊一声“呀波”吧 顿然觉得 纵然人情有冷暖 尘世有喧嚣 诸事有缺憾 生活有烦恼 但只要母亲在 心中就更有牵挂 情感就更有归宿 共赏晚霞如画的岁月啊 就会显得更加温馨 惬意美好 |
|--|--|



我喜欢绘画，更喜欢画马。一次同事到我家来，见书房案板上有文房四宝，说：“你也爱画马？我来画一匹。”只见他铺开宣纸，持笔画了起来，寥寥几笔，马跃纸上。我知道同事画马名气不小，他曾画了万马奔腾的百米长卷庆祝建党百年呢。

当他知道我当兵时的团长属马，就接着又画了一匹马赠送团长以表敬意。我将“马”寄出，团长收到很高兴，写回信给我，还寄来一本书表示谢意。后来知道团长也十分喜欢画马，家里挂着自己画的马。想不到我们仨，因马结缘，成了知音。

团长17岁当炮兵，年轻行军好瞌睡，班长见他走得跌跌撞撞，怕他撞上大炮这铁家伙，要他拉着马尾巴行军。他戎马一生，对战马有特别的感情。

我接触马、喜欢马也是在部队形成的。我的邻居与我同年当兵，有一天，我碰巧遇见他赶着马车上街买菜。当时白马受惊，马蹄乱蹬，马车翘得老高。他紧拉缰绳，急跑几步，吆喝着口令稳住了白马。他告诉我：“这匹马在朝鲜战场立过军功，还拍过电影，是明星马呢。”打这以后，我去军部看他时，还喜欢顺道去看看英雄们的白马。

心里有马，笔下画马。我的马画也受到战友们的喜欢，而且，来要马的女兵很多，亲切地

叫一声：“董大哥，给我也画一匹马好吧。”我真不好意思拒绝。战友中，夫妻两人都属马的有好几对，都要“双马”。比如阿惠。他在军卫生队时，军长要点点滴，军长威严，女兵不敢上，阿惠上去就对军长说：“我打针时要先打你的手，可以吗？”军长说：“小鬼，不用怕，平时怎么打，就怎么打。”说着，伸出历经枪林弹雨的右手。阿惠在军长手背上啪啪地打了三下，一针成功。军长对新兵很熟，知道阿惠属马，笑着说：“这是马到成功！”

新的马年，我依旧在画马——骑在“马”上难下鞍，战友情谊难舍啊！



夜色阑珊

父母在世时，我家有两把扫帚，一把小的挂在家门后，一把大的立在房檐下，它们像爱岗敬业的士兵，追随着主人的脚步，在无数个平凡的日子里，守护着环境洁净，用最谦卑的姿态诠释着奉献的真谛。

小时候，扫帚是我认识最早的清扫工具，因为不听话，母亲偶尔用它吓唬我。上学了，我还是不听话，打架，上树，玩水。父亲把我从街上拎回来罚站，我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父亲就地取材，随手从家门背后抓起扫帚劈头盖脸向我打过来。我哭喊着，躲闪在母亲身后，表情十分夸张。睡下后，迷迷糊糊中，我听见母亲一个劲地埋怨父亲，二小子还是个娃娃，不懂事，你把他打傻了怎么办？

第二天，趁父母不在家，我拿起那把让我遭受皮肉之苦的扫帚，一根一根往下揪高粱穗丝，不一会儿



扫帚就成了光杆司令。父亲回来看见我的“杰作”，气不打一处来，操起房檐下立着的大扫帚又要揍我，我如惊弓之鸟没命似的跑到大街上。长大后，我去城里参加工作并结婚生子，但每每回到乡下，望着房檐下立着的大扫帚，仍心存敬畏，如果没有当年父母的“扫帚教育”，就不会有我衣食无忧的体面生活。

刚结婚时，家里墙角也立着一把棕皮小扫帚，我每天忙忙碌碌，进进出出，根本无视它的存在。直到有一天，父亲进城来办事，一进门便看见地上的纸屑和杂物，眉头紧锁，说道：“多久没有打扫了？连自己的家都懒得收拾，到单位怎么能干好工作？”我红了脸，顿觉羞愧不安。

扫帚的光阴

□栗旭晨

父亲拿起扫帚清扫卫生，不仅从地面到墙角，而且触及我的灵魂深处。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每当我夜深人静，我就会想起父亲帮我打扫卫生的情景，父亲的话总在耳边响起，提醒我要及时清理荒芜的心，做人做事一定要守住初心。

周末回村，父亲只字未提我家里不堪的卫生状况，给我留足了面子。回城前，父亲把一个尼龙袋子交给我，里面装着一把扫帚，是他扎制的，并告诉我这种高粱穗丝做的扫帚，不掉丝，不起尘。我一直用了六年，用久用旧了，才恋恋不舍地挂到地下室墙上。我知道，那是父亲的一颗心。有扫帚，心灵不荒凉。

父亲永远是我们家第一个早起的人，每天早上一起床，便拿起扫帚清扫院子。从里到外，犄角旮旯都不会放过，先扫门口，再扫街上，一直扫到巷口。到了下雪天，父亲不顾寒冷，从院子里扫到大街上，扫出一条小径来。乡下的早晨是安详静谧的，扫帚拂过雪地，发出“唰唰”的声响。父亲手握扫把，熟练地轻轻挥动，像武侠小说中的扫地僧，带给乡邻一个清新空旷、纤尘不染的世界。

就这样，父亲从成家那年起清扫了七十年，用坏了多少把扫帚不知道，磨破了几双鞋不知道，走了多少个来回不知道，唯一知道的是母亲陪伴了父亲整整七十多个春

秋。父亲去世后，母亲接过了父亲手里的扫帚，日复一日清扫，清扫的时间更长，更有耐心，更加干净。

母亲属马，在我眼里，母亲就是一匹马，四肢强健，力大善跑，不过总抵不过岁月无情，母亲老了，青丝熬成了白发，脚步越来越缓慢。但只要一拿起扫帚，她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力气。

有一天，房后的发小媳妇秀秀把一把新买的大扫帚从墙头上遛过来，她说用大扫帚扫院干净利落。母亲舍不得用，置放在房檐下，说等过年打扫时再使用。想不到，这一天永远等不到了。2021年10月下旬，92岁的母亲溘然长逝。一把扫帚演绎出多少人间真情，留下了足够的养分，滋润着和谐共处的小巷春秋。

父母走了，房檐下还站着那把大扫帚，犹如训子棍，拷问我的灵魂，鞭策我前行。